

你的忧伤我的左肋

青春疼痛小说

顾淑婧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我说 Rue，当华美的叶片落尽，
生命的脉路才历历可见，
不是我们的爱情，也要到霜染青丝，时光逝去时，
才能像冬天的枝干一般，清晰、勇敢、坚强。

我原那是我感错了么，我一直以为时间可以让人遗忘掉所有的东西，
他跟我说，你没有错，我想让时间遗忘我自己的伤痛，但我的伤痛却学会了游泳。

我一个人坐在内运河的石桥上，看着昏沉的河水在我眼前一去不返。我很想打电话给 Rue，告诉她我的左肋一直很疼痛，而她的忧伤，已经在我身边不知不觉地蔓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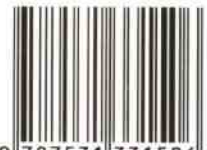
阿亚亚
二二纪年 图

你的忧伤 我的无助

我说 Rose，2006 年的春天你把我丢了，
不知何时我才能找到你，
我告诉自己，
这次要牢牢地抓住你，
不会让自己再丢了亲爱的你。



ISBN 978-7-5313-3150-6



9 787531 331506 >

定价：25.00 元



离得快结束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坐在古运河的右堤上，看着苍翠的河水在我眼前一去不返，我很想打电话给妈妈，告诉她我的左肋一直很疼痛，而她的忧伤，已经在我身边不知不觉地蔓延。我那时是我醒悟了吗，我一直以为时间可以让人遗忘掉所有的东西。他说做贼，你没有错，我想让时间淹死自己的伤痛，但我的伤痛却完全游荡。

你的忧伤 我的左肋

顾淑婧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顾淑曈 200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的忧伤 我的左肋 / 顾淑曈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7.1

ISBN 978-7-5313-3150-6

I. 你… II. 顾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8129 号

你的忧伤 我的左肋

责任编辑: 单瑛琪

整体设计: 冯少玲

出版发行: 春风文艺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)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285

邮购电话: 024-23284402

印刷者: 沈阳美程在线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68mm × 235mm

印 张: 10

字 数: 14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5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23818009

你的忧伤

我的左肋>>

de qianchang
wode zuo lei

顾淑贻，法律专业在读。

个人电子邮件信箱 chinajswxgx@hotmail.com

个人博客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1259882355>

喜欢吃生日蛋糕却不喜欢过生日，

期待长大却不想飞跃 20 岁。



阿亚亚，插画手

个人博客 <http://ishuria.blogon.com>



二二纪年，插画手，服装设计专业在读。

个人电子邮件信箱 ererjinian@hotmail.com

Nide youshang 你的忧伤
wode zuolei 我的左肋 >>

目录

1/ 你的忧伤 我的左肋

Land A 二月泪雨

- 10/ 布达拉残缘
- 25/ 1/3 的几幕剧
- 35/ 伊丽莎白的微笑
- 46/ 风景藏住记忆
- 56/ 流年·黯涌·Monica
- 70/ Dying in the Sun

Bridge 桥

- 76/ 桥

Land B 二二纪年

- 80/ 少年
- 88/ 擦痕
- 95/ 此时花开 彼岸谁在
- 108/ 偶然地出现 注定地消失
- 117/ 七夕
- 131/ 丢失夏之紫枫
- 145/ 天鹅花

- 151/ 后记：献给我最爱的某某某

你的

忧

伤

我的

左肋

Nideyoushang Wodezuole





很多天以后，我在网上看见“完美主义”，我问他，你的左肋还在疼痛吗？他发过来许多重复的QQ表情，说淑曈，有的伤是永远不会被抚平的。

我说那是我说错了吗，我一直以为时间可以让人淡忘掉所有的东西。他说淑曈，你没有错，我想让时间淹死自己的伤痛，但我的伤痛却学会了游泳。

他说淑曈已经很晚了，你是在赶稿子吗，我要去复习了，今年还要参加成人高考呢。然后没等到我跟他“晚安”就下线了，我打开他黑灰色的头像，发信息给他，说晚安吧。

我和纪年坐在大学空旷的球场上，抬头仰视着黑幕一般的夜空，他说淑曈，为什么今天的夜空这么深邃啊，跟电脑死机黑屏似的。我笑笑，说纪年，你是在故意逗我开心吗。

纪年看着我，说淑曈，你的左肋还在疼痛吗？我说一个叫“完美主义”的朋友跟我说，他想要时间淹死自己的伤痛，但伤痛却学会了游泳。我说纪年我真羡慕他，他可以让自己的伤痛死去，可以永远记住自己留下的过去，看着伤痛悄悄浮在水面上，而我不行。纪年你知道吗，我开始渐渐遗忘自己的过去。

我说纪年，我们晚点再回去好吗，我想坐在这里。纪年说那我唱歌给

你听吧。

你的言语很慌张 / 悄悄躲开我的脸庞 / 不知是谁放弃了等待 / 就像流星划过去不在 / 你的左肋我的忧伤 / 我们在拥挤的人海中走散 / 我不担心我不害怕 / 因为我会深深地记住你呼吸的味道……

我从话剧社回寝室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半了，跟编辑部的人在一家名叫“白桦林”的饭店吃了夜宵，满脑子里还惦记着那本厚厚的剧稿。

寝室里的灯还开着，全宿舍的人围着电视机看恐怖片。一哥儿们说刚刚我们看着正紧张，你的手机突然响了，铃声居然是“哆啦A梦”，跟气氛太不协调了。我说是吗，然后哼笑了一下，说我去话剧社的，手机没带在身边。

我从床头边的枕头底下把手机拿出来，屏幕上提示我说有信息。我打开收件箱，看到三条信息，都是Rue的。

她说淑曈你睡了吗，这些天你过得好吗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是10点多发过来的，然后是第二条信息，她说你睡了是吗，那好吧，晚安。我又看了一下时间，是11点左右发过来的。最后是第三条信息，她说淑曈，你是不是不理我了。

我很想告诉Rue我没有不理她，但是我想她是否还会那么在意我的解释呢。

我开始怀念Rue，开始想跟她在一起时的每一件事，我翻开日记本，在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找寻有关她的记载。我想或许我不应该怪她，只是我学不会如何放弃一些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。

我开始慢慢记得好多事情，记得我在离开家的前一天发信息给Rue，告诉她我爱她；记得在2005年的年末，在和距离她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，我们一起看着墙上悬挂的钟，看着午夜时针划过12时的那道优美的弧线，听她对我说，会一直陪我走下去。

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做一个梦，梦见 Rue 对我说：爱不是彼此凝视，而是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眺望。她一遍一遍地对我说同样的话，而我却渐渐地看不清她，她越来越远，像一座绮丽的仙山在云海中沉没。

慧晨说淑曈，你的眼睛怎么那么红啊。我说没有吧，一直睡得挺好的。他拿出几幅画，一边翻阅一边跟我贫嘴，说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挺好的。

我说这素描画得真不错哎，挺有意境的。他说那是，我是谁啊，谁是我啊。

其实我一直很高兴能认识慧晨，觉得他是挺开朗的一个孩子。我说你有空的时候弹吉他给我听吧。他说好，你来 St.Rome，我跟几个朋友开的咖啡店。

我在他家住过一个晚上，是大一快结束前的几天，学校实在太热了，正巧他是本地人，我就搬到他家去了。我们躺在空调房里给蹲守宿舍的几个哥们儿轮番打电话，说哎哟不行了，冻死我们了，你们学校里挺暖和的吧。

我在他书桌的抽屉里找到一张相片，是一女孩子的，长得很干净。我说这女孩是你朋友吗。他接过来看了一会儿，说嗯，是的。我说她人呢。他摇头说不知道，可能在某个孤独的城市里吧。

我说她跟你很要好的吧。他翻了一个身，说你怎么知道她跟我很要好啊。我说猜的，你留着她的相片，说明你很喜欢她。他笑了一下，说是很在意她。我说那她呢，也一样在意你吗。

他说以前是的，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了。我说你没试过去挽留吗。他



说没有，我不知道该如何挽留。他说完后拿出一封有很深褶皱的信，说你看吧，是她写给我的。

咖啡喝光了却还剩下杯渍的余香，地铁到站了却还有人迟迟不肯离开，情歌播完了仍被不知名的感触刺痛，爱情结束了回味却仍有淡淡的甘甜，你离开了，我却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。

我说那是你伤害了她吗。 he说是彼此伤害吧。我说为什么呢，感觉挺残忍的。他说那是因为我们太小了。

2006年的五一节我没有回家，一个人穿梭在申城的大街小巷，去过衡山路找老上海的旧房子，在一条很不起眼的小街道上看见柳亚子等人的故居，大门都是紧锁着的，只能站在院子的外面抬头看见为数不多的百叶窗。

假期的最后一天我打开了电子邮件信箱，在里面看见Rue发来的信件。她说五一节回家了，走在路上总能回想起过去的事，她说在家乡的街道上看见一个跟我很相似的人，只是眼神跟从前的我已经不一样了。

我回给她一封电子邮件，我说Rue，2006年的春天你把我丢了，不知何时我才能找到你，我告诉自己，这次要牢牢地抓住你，不会让自己再丢了亲爱的你。

暑假的时候去了武汉、新疆和西藏。火车没有直达的路线，只能在西安转车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有本事，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就把自己一直寻找的东西都找到了。

后来发现原来很多东西都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，黄鹤楼已经破旧不堪，武汉大学的樱花也不是很绚美，长江大桥上的风很狂妄，噶那斯湖根本没有怪物，吐鲁番的人一直不吃吐鲁番的葡萄，只有布达拉宫，依旧每天都会响起不朽的钟声，念唱古老的梵文。

回程的前一天傍晚，我在5000米海拔的青藏高原上失声痛哭，因为我



知道那里永远都不会属于我，戏就要落幕了，船就要返航了，文章就要结尾了，诸多的不甘好像只能如此倾泻。只能对着键盘，用力地敲下去，一个字一个字敲出自己的诚惶诚恐，听着它，一个人慢慢睡着。

我发电子邮件给Rue，告诉她我在西藏，一个纯净无暇的地域，每天听着暮鼓晨钟，看着即将消逝的夕阳，觉得自己离天堂很近很近。

我说Rue，当华美的叶片落尽，生命的脉路才历历可见，是不是我们的爱情，也要到霜染青丝，时光逝去时，才能像冬天的枝干一般，清晰、勇敢、坚强。

暑假快结束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坐在古运河的石堤上，看着苍凉的河水在我眼前一去不返。我很想打电话给Rue，告诉她我的左肋一直很疼痛，而她的忧伤，已经在我身边不知不觉地蔓延。

电话里的声音告诉我：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

Rue已经换了手机卡，或者说，她把能够换去的东西都换了。而我的通讯录里依旧写着“最爱的Rue”，我想我就这样放着吧，一直等到所有的事情都被注销的那一刻。

过了几天我姐发信息给我，问我回来了没，我说回来了。她很气愤，说回来了怎么不通知我们，然后说今晚去吃火锅，一定要到场。

我很久没有吃过火锅了，那么多人围成一圈地吃一锅东西。

我看着我姐，说姐我难受，然后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我姐说怎么了，怎么说哭就哭啊。我说还是姐对我好。

我姐说你现在才认识到啊，我点点头。我说姐是不是认识的晚了啊。

暑假里一直跟姐他们在一起玩，一边写稿子一边在外面吃喝，乐不思蜀了都。我没敢告诉姐关于Rue的事情，我怕我姐会跟我一样，心疼得流

眼泪。反正我看见姐很开心，我想我们就这样开心下去多好啊。

今年的暑假和去年的一样，身边的丫头伙计们一个个奔向还有三年才能彻底离开的大学，我在他们的娇小的脸庞上已经看不见从前的眷恋了。

上公共汽车的时候他们一次回头都没有，只有我，站在车站的大门口，回想一两年前的某个时候，我们如此慷慨激昂，意气风发，觉得天空中的太阳是那么地骄傲，一如我们曾经飞逝而过、不再驻留的青春。

我发短信息给Rue，告诉她，我多想一切不曾改变过，我们还是我们，不要彼此离开。

我突然发现Rue很长时间没有再联系过我，或许我在她生命中的痕迹已经磨损待尽了，又或许是我想多了，可能我从未留下过什么。

你的忧伤，我的左肋，原来自己一直疼痛着的就是你每一次皱起的额头。Rue发短信对我说，淑贻，记住要对自己好。我努力地抬起头，仰望着蔚蓝的天空，对着浮云点头，说我会对自己好的。

偶尔我也会觉得自己的肋骨很痛，我想是不是Rue在距离我很远的地方开始忧伤，我想告诉Rue：其实我从来没有要离开过你。

日子很简单的从我身边流淌而过，我站在岸边描述自己回不去的历史，一笔又一笔。退潮的时候，我看见湿漉的河床上刻着模糊的字迹：你……忧伤，……左肋。



Land A

二月泪雨

Land A Eryue leiyu





布达拉残缘

Budala Canyon

拉达布

我从小听阿妈讲起一个传说，在那积满着厚厚白雪的西山的那一边，有一个纯净美丽的湖；在那片湖边，生长着终年绽放的雪莲，但只有拥有真爱的人才会看见那片灿烂的紫红色。阿妈说我今生注定要为一个姑娘翻越过那座雪山，去摘回一朵世上最鲜艳的雪莲，来留住那个我心爱的姑娘……

我叫拉达布，喜欢在黄昏的时候仰望盘旋在青藏高原上空的猎隼，看见它们划过云层时留下的壮烈痕迹，像一道可以撕破历史束缚的电。我问阿妈，那群整天在空中飞来飞去的隼，它们究竟要去哪里，为什么它们一直在飞，却怎么也离不开我呢？阿妈说它们一直在尝试着飞去一个叫布达拉的地方，在那儿，有它们寻觅已久的天堂。

我说阿妈我也要去布达拉，我要跟着那群隼一起去，一起去寻觅那种天堂。阿妈听完后会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就像西山上常年不化的雪。她说拉达布，你会去的，有一天你会离开这，去寻觅真正属于你的天堂。阿妈一直这样跟我说，而我不知道她所说的“有一天”会是在什么时候；但我很想跟着那群隼，一起飞向布达拉，一